

穆桂英指路

王尊三整理



穆 桂 英 指 路

王 尊 三 整 理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9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本

5月1043 字及145,000 0本787×132 1 $\frac{1}{32}$ 印张7 $\frac{13}{16}$ 插页4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000册

定价(7) 0.62元

目 次

游西湖	1
千里驹	12
打黄狼	25
三婿拜寿	36
哥仨分家	48
田瑞連借米	58
大西廂	70
閻家灘	84
弄巧成拙拙又巧	95
武松扮媳婦	113
卖油郎独占花魁	128
美猴王	156
韓湘子討封	166
穆桂英指路	184
評雪辨踪	198
李三娘	209
借东风	220

倒休.....230

后記（王亚平）.....245

游 西 湖

江南美景数杭州，
西湖上边画船游，
苏堤长满垂杨柳，
嫩嫩的树芽刚露头。
这一天正是清明佳节日，
男男女女游湖的人儿多又稠，
许汉文上坟回头天气早，
顺路来把西湖游。
但只见断桥实是桥不断，
湖中有水水不流。
许汉文慢慢往前走，
忽然间一阵凉风冷飕飕，
树梢不动风声响，
鸟声喳喳乱枝头。
这阵风许仙猜也猜不透，
原来是青白二蛇也来把湖游。
她两个来到断桥上，
白蛇女瞧见许仙站桥头：
只见他黑黑的眉儿，笑迷迷的眼，

四方臉儿带点儿圓溜溜，
身量儿不高也不矮，
看样儿他的脾气不剛也不柔，
象这样人儿真少见，
他站到桥头上东望又西瞅。
白蛇看罢心一动，
不由的又高兴来又含羞：
“青儿呀，人間这是多么可爱，
胜似深山把道修，
我看那男女老少都欢乐，
我情愿不回高山住杭州。”
青儿說：“人間实比天上好，
趁早些把修道念头一笔勾，
找一个合意人儿成婚配，
你和他永远和好到白头。”
白蛇說：“我爱那多才多艺又年少，
我爱那性格直爽又忠厚，
这好那好都不算，
一定要心投意投脾气投。
你来看站立湖边那一位，
年紀不过二十秋，
正合姐姐我心意，
我想着和他說透这情由。”
青儿說：“人多眼稠不方便。

光怕你話未出口先害羞。”
白蛇說：“我从心眼儿里把他愛，
又何妨暫把害羞一旁丟。”
她說罷望着天空一擺手，
風伯雨師站山頭，
霎時間烏雲重重遮天日，
嘩嘩嘩，瓢潑大雨往下流。
許漢文想找个地方去避雨，
渾身上下早已成了個水兜兜，
把他的衣服全濕透，
凍得他渾身打戰皺眉頭，
許仙說：“我這命兒可真夠苦，
偏趕上下雨的天來把西湖游，
觀不成美景倒找了罪受，
總不如買把雨傘回杭州。
你看他買好了雨傘剛要走，
忽然間看見了兩個女子站到樹下頭，
這一個好像名門一位小姐，
那一個好像她使喚的小丫頭。
小姐頂多十八九，
丫環至少十五六，
小姐長得十分俊，
又穩重來又風流，
在柳樹下面來避雨，

不东望来也不西瞅，
莫非說她是天仙下了界，
好可惜也难免被雨淋湿衣服和油头。
許汉文一边打量一边走，
到渡口立时雇了一只舟。
白蛇一見許仙把船上，
口中不言暗点头，
这好的机会可別錯過，
赶快去設法把亲求。
你看她低言悄語把青儿叫，
走走走，咱們也快去坐上那只舟。
她两个来到湖边忙开口：
“船家哥你帶俺主仆到杭州，
船脚价錢不用講，
到杭州給你把錢留。”
船家說：“錢到手来飯到口，
見着苗儿就有三分收，
我这是个回头脚，
有銀沒錢請上舟。”
二女子足登跳板把船上，
小身子晃悠几晃悠，
腰儿細力薄站不穩，
活象那架上金鸡乱点头。
二女子上船方落坐，

那船家解纜撒跳开了舟。
惊动了許仙閃目仔細看，
在一旁坐下了剛才遇上的两个大姐姐。
你看他又惊异来又欢喜，
心儿里翻上倒下似滾油，
喜的是真真天緣給湊巧，
正赶上和女子坐了一只舟，
惊的是素不相識男和女，
想拉个話可从哪儿开个头。
許汉文惊喜交加心不定，
白蛇高高的声儿喊丫头：
“方才間冷雨淋得好难受，
凉风吹得入骨头，
这舟船之內可真好，
胜似在家住高楼，
又寬闊来又明亮，
真不易赶上这好的一只舟。”
白蛇說罢便往船仓里湊，
到跟前面向許仙点点头：
“大哥呀！奴好象从哪儿和你見過面，
想不上心来好眼熟，
也是我眼拙心笨好忘事，
請問你住哪府哪县和哪州？”
許仙見問忙站起，

說：“小姐請坐听來由，
小可我住在錢塘縣，
常常不斷到杭州，
清明佳節把墳上，
順便到湖上躍一躍。”

白蛇說：“大哥高名和貴姓？
上墳給何人去叩頭？”

許仙說：“我姓許名仙字漢文，
爹娘去世好幾秋。”

白蛇說：“嫂夫人年歲有多大？
何年何月配成偶？”

許仙說：“家道清貧尚未娶，
有誰肯和貧窮人兒把緣投。”

白蛇說：“大哥的家道多貧苦，
指何為業度春秋？”

許仙說：“在錢塘住個小藥鋪，
給人家爬櫃台司藥拉抽斗，
白天把丸散膏丹賣，
到夜里還得熬上兩燈油，
賺到的錢兒剛餬口，
誰知道苦到幾時才到頭。

小姐呀！你的貴府住何處？
城裏頭可是城外頭？
离此可有多遠的路？

莫不是也特意来把西湖游？”
白蛇未講話长叹一口气：
“唉！提起来我的心里更发愁。
家住在杭州城里竹竿巷，
奴今年虛度十八秋，
云南府知府是我的亲娘舅，
父亲当年封过侯，
大不幸父母去世少亲眷，
一个人孤苦伶仃无处投。
乳名素贞白氏女，
这是青儿使唤丫头。
我家住云南年代久，
到如今寄居在杭州。
今天游湖来望景，
偏赶上一陣暴雨冷颼颼，
大哥要回城内去，
我們也回家进杭州，
这真是千里有緣来相会，
男女雇了一只舟。
大哥呀！你父母早亡身受苦，
我撇家舍业在外头，
你无依来我无靠，
悶的悶来愁的愁，
方才听你一片話，

許多的愁悶一笔勾。”

他們話儿說來船也走，
不多時望見杭州城門樓，
來至南關船攏岸，
那船家插篙搭跳停住舟。

(夾白)客官，下船吧，來到了。

許仙說，船家，怎麼你的船這樣快呀？

船家說：“我的船儿倒不快，
是你們的話儿不斷頭，
頂風划船真費力，

累得我滿頭大汗往下流。”

許漢文先把姐儿倆的船錢付，
男女三人下小舟。

白蛇說：“大哥的熱心真少有，
幫人忙不等人家把你求。”

許仙說：“小姐不要太客氣，
誰叫咱初次見面把心投。”

白蛇仰面朝天往上看：

“天爺呀！你真是和人鬧彆扭，
烏雲還是厚又厚，

淋淋的小雨下不休，
身子骨儿又不耐冷，
這可教人真發愁。”

許仙說：“請小姐把這把雨傘拿去用，

也免了湿透衣衫把病勾。”
白蛇說：“奴的衣服怕着雨，
难道說大哥你在屋里头。”
許仙說：“我住处不远一跑就到，
我不怕地滑摔筋斗。”
他說罢撑开雨伞递过去，
小青儿接过来遮住小姐的头。
許仙說：“你主仆两个慢慢走，
小心地滑和泥沟。
今天我暫且不回錢塘县，
要往我姐夫家中住一宿。”
白蛇說：“既然大哥你不走，
有件事情要相求，
赶明天恕奴不去把伞送，
求大哥取伞往我家中游。
竹竿巷内把你等，
一面生来两面熟，
候船借伞情意重，
这件事我永远記住不能丢。”
許仙說：“这点小事何足道，
小姐不必挂心头。
再一說竹竿巷内地面广，
大小門楼多又稠，
整年价不到那条巷，

实在是人生地不熟。”

白蛇說：“大巷当中住路北，

門前紧对鐘鼓楼，

走馬門樓安吻兽，

鋼叉鉄眼上边修，

上下馬石分左右，

金字大匾挂門樓。

我家人口实在少，

靜悄悄只我一人和丫头，

到白天我与丫环去玩耍，

在夜里面对孤灯悶又愁。

你千万駕临寒舍走一走，

教青儿領你到綉樓。

三杯水酒将你敬，

还有細言訴情由。”

性急的青儿把小姐叫：

“知心話小姐暫且留一留，

許官人，小姐說的知情話，

明理何用細講究。

赶明天小姐在家专等你，

等你相会在綉樓，

可別叫小姐空等候，

我相信你不是鋼鎚破不开的榆木头。”

許仙聞听把头点，

我一早就登門叩拜到綉襖。
白蛇眼望許仙微微笑，
許仙也望着白蛇睜又睜，
他两个心中有意難分手，
彼此眼內把情留，
都有戀戀不舍意，
走了十步九回頭！

千里駒

(唱)有个地主本姓于，
外号叫个老财迷。
他半辈无儿三个女，
三个女儿全都有了女婿。
大女婿是个挺出名的大财主，
二女婿也是个头号有钱的，
只有那三女婿是个庄稼汉，
日子过的挺仔细，
偏赶上有一次丈人家要做寿，
三女婿心里生气又着急，
有钱人专讲究吃喝穿戴闹排场，
我真不想和他们一桌去同席，
倒有心不给丈人去拜寿，
只可惜又有这样的老规矩。
三女婿左思右想无主意，
拿起了砍柴的板斧奔山里，
这点事儿赶的挺凑巧，
三女婿忽然抓到了一只麋。

(白)麋是什么东西哩？是一种野兽，比鹿个儿小一点，